

052275

布哈林问题 论文资料汇编

(上)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资料室

布哈林问题 论文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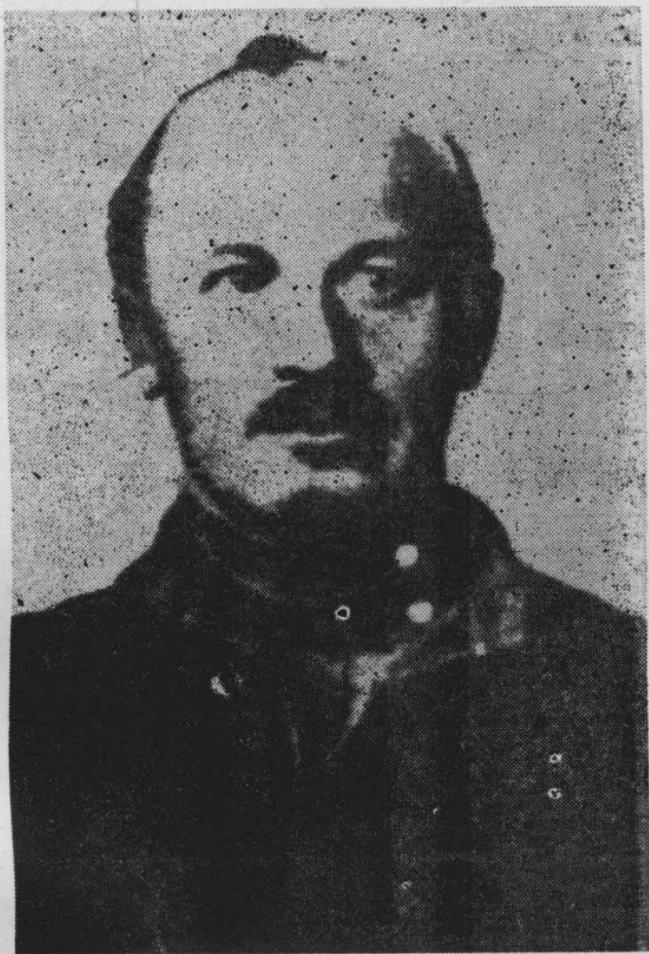
(内部交流)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S00028148

一九八二年四月



布哈林

说 明

布哈林曾经是苏联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重大影响。研究布哈林是研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早期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近年来，史学界对布哈林的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国内外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资料，有的报刊还就此问题开展讨论。人们对于他的生平、思想和事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事求是的研究，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为了提供史学界同志们研究的需要，我室把搜集到的有关论文资料辑印成册，作为内部交流。国内的论文按发表的先后编排。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希批评指正。

上海师院历史系资料室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 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 叶书宗 傅俊荣 (1)
- 《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性传记：
1888—1938》 高书全 贾玉芹 张明清 (12)
- 让历史来公正地裁决
- 布哈林功过问题我见 叶书宗 (15)
- 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粗浅看法 马裕兴 (35)
- 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 郑异凡 (48)
-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评述 苏绍智 (72)
- 国际上对于布哈林问题的研究 苏绍智 (83)
- 关于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 苏绍智 (89)
- 对二十年代末苏联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
义”斗争的再认识 王斯德 金仁芳 (109)
- 布哈林的遗书——《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124)
- 苏联共产党四名老党员为布哈林平反问题
- 致苏共中央的信 (127)
- 为斯大林的一个受害者恢复名誉

- (摘译) [英]加布里埃尔·罗内 (130)
-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 [英]塔巴克 (133)
- 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
..... [美]悉尼·海特曼 (141)
- 《布哈林选集》绪言 [美]西德尼·海德曼 (161)
- 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 [波]柯拉可夫斯基 (202)
- 哲学家布哈林 [波]柯拉可夫斯基 (224)
- 布哈林的幽灵为什么还在莫斯科游荡
..... [美]斯蒂芬·F·科恩 (233)
- 布哈林儿子尤里·拉林致恩里科·贝林格的信 (252)
-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 尼·布哈林 (256)
-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尼·布哈林 (301)
- 意大利、美国以及东、西欧许多国家的学者
在葛兰西学院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概述
..... [意]塞尔吉奥·贝尔托里希拉波·塞斯坦 (335)
- 布哈林及其著作讨论会开幕词
..... [意]罗扎里奥·维拉里 (344)
- 布哈林与“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
替代思想和预先警告 [美]斯蒂芬·科恩 (351)
- 评《布哈林与“建设社会主义”》
..... [英]阿列克·诺维 (361)

布哈林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布哈林 在苏联历史上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作用	[意]弗朗西斯科·本维努蒂 (372)
布哈林和革命中的国际问题 ——从《帝国主义》到反法西斯斗争	[意]约瑟普·博法 (380)
布哈林的世界革命理论的基础	[奥]A·G·罗威 (395)
关于布哈林的某些评论	[意]鲁奇亚诺·格鲁比 (40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若干评论	[南]伏伊斯拉夫·斯坦诺维奇 (414)
对布哈林的不同看法	[意]维托里奥·斯特拉达 (435)
布哈林和二十年代新民粹主义	[意]弗朗科·巴蒂斯特拉达 (441)
布哈林和极权主义的国家	[美]摩西·莱温 (464)
布哈林与经济上的“新进程”	[意]法比奥·贝塔宁 (487)
布哈林与东欧争取改革的斗争	[波]弗洛迪密兹·布鲁斯 (497)
从缺乏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到六十至七十年 代政治上利用“新经济政策”的失败	[意]阿德里亚诺·奎拉 (512)
马里奥·泰洛的声明	(521)

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苏]历史学博士约瑟夫·伊凡诺夫	(526)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苏]罗·麦德维杰夫	(529)
布哈林与刘少奇[日]横川次郎	(546)
“他的悲剧不是伟大的悲剧”		
——卡尔论布哈林宣兆鹏	(561)
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英]伦纳德·夏皮罗	(566)
历史上的布哈林和布哈林主义[美]S·科恩	(576)
评 S·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英]A·诺威	(583)
布哈林企图杀害列宁的罪名辩杨彦君	(587)
对布哈林的审讯(1938年3月5日和7日)	(597)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1938年3月12日)	(632)
尼古拉也夫斯基谈布哈林	(650)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布哈林”自传	(678)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布哈林”条	(683)
布哈林词条选译	(701)
“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		
.....布哈林等	(712)	

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

叶书宗 傅俊荣

1918年7月4日，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发动了一次反革命叛乱。他们以三仙巷为基地，炮击克里姆林宫，妄图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著名的“三仙巷事件”。

关于布哈林与这次事件的关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如下几段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知道和同意的，并且是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总计划的一部分。”^①还说，布哈林派从十月革命最初几天起就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在1918年夏发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②。这几段话不仅肯定“三仙巷事件”是布哈林“知道和同意的”，而且断定这一事件是布哈林派发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布哈林不就是“三仙巷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吗？布哈林身为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竟然发动反苏维埃政府的武装叛乱，这不能不说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可是分析研究目前所看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我们发觉这一结论是虚构的。其实，

“三仙巷事件”的始末和内情是清楚的。当时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是直接当事者。捷尔任斯基的有关论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有关文告以及有关捷尔任斯基革命活动的记载都说明，布哈林和“三仙巷事件”没有任何牵连。

这次事件是以刺杀德国驻苏大使米尔巴赫开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指望制造外交冲突，重新挑起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战争，以便使苏维埃政权陷入困境。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受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使，和另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肃反委员会的摄影师安德列耶夫，执行暗杀米尔巴赫的任务。1918年7月6日下午3时许，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来到位于莫斯科捷涅日内伊胡同（今维斯尼娜大街）的德国大使馆。他们以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诡称要找德国大使面商公务。为了骗过门卫，他们已随身携带由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秘书克塞诺奉托夫签署的“全权证书”。当然，签名是伪造的，可是“全权证书”上的赫然公章却是真的。公章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阿列克山德罗维奇掌管的，就是他给歹徒伪造了“全权证书”。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进入大使馆会客厅后，起初只是由大使馆参赞出来接待。这时，勃留姆金扬起“全权证书”，坚持要与大使面谈。当米尔巴赫进入会客厅，在圆桌边坐下后，勃留姆金立即拔出手枪连射数发，由于慌张均未击中目标。米尔巴赫跳起来赶紧向内室奔跑。此时，另一名亡命徒安德列耶夫从皮包内取出一枚炸弹，掷向米尔巴赫。米尔巴赫被炸死^③。

列宁在得悉米尔巴赫被炸死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捷

尔任斯基。命令他尽速查明真相并缉拿凶手。捷尔任斯基带着侦察员赶往德国大使馆。在现场，他看到那份有“自己”签名和盖着全俄肃反委员会公章的伪造“全权证书”，上面写有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的名字。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捷尔任斯基报告：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已经跑到肃反委员会所属的武装部队里去了。这支部队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率领，部队的驻地在三仙巷。

捷尔任斯基和拉任斯等三人赶到波波夫的部队。这里是一片不寻常的混乱气氛。原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已在1918年6月24日就通过了准备进行武装暴乱和为此在莫斯科成立军事指挥部的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利用波波夫的部队在莫斯科首先发难，同时准备在彼得格勒、雅罗斯拉夫里、里宾斯克等其它城市，乃至在东方战线发动叛乱^④。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知道暗杀米尔巴赫的阴谋得逞后，就以波波夫所指挥的部队为骨干，正式开始武装叛乱。当时这支部队有2,000人，拥有3辆装甲车、3门大炮和几千枚炸弹^⑤。此时，捷尔任斯基感到事情已经十分严重了。然而，最使他感到愤怒和难受的，是肃反委员会所属部队的叛变。捷尔任斯基当即命令波波夫把勃留姆金交出来，打开所有的房门，以便搜查凶手。可是，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这次叛乱事件的首脑普罗什扬和卡汝林，在几十名武装水兵的簇拥下，走向捷尔任斯基，并吼道：“您不必搜了，我们不会交出勃留姆金的。他们暗杀米尔巴赫是执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中央委员会为这一行动承担全部责任”。^⑥捷尔任斯基怒不可遏，立即宣布逮捕这两名叛乱首脑，并对波波夫说：如果他不执行命令，他

也得落得和叛徒同样的下场——枪毙。这时，50多名叛乱分子蜂拥而上，普罗什扬抓住捷尔任斯基的双手，解除了捷尔任斯基的武装。叛乱分子还狂呼：“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对德战争不可避免！”叛乱分子对捷尔任斯基说：他将被扣在这里，作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的人质。斯皮里多诺娃正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至此，曾经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捷尔任斯基，彻底看清了该党的面目，他毫不犹豫地说：“他们应该乘早枪毙我。如果斯皮里多诺娃被捕，我首先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要释放她。”^⑦波波夫威胁说：“为了玛丽娅，我要毁灭半个克里姆林宫、半个大剧院、半个卢比扬卡！”与此同时，叛乱分子一度占领了电报局，播发了德国大使被杀的电报稿，并叫喊推翻苏维埃政权。

局势十分严重。为了避免和德国重新发生战争，苏维埃（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声明，就米尔巴赫大使被暗杀事件向德国政府表示歉意，并表示要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果断的部署。天亮之前，已集合好一支相当大的武装力量，以镇压叛乱。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亲自部署镇压这次叛乱的战斗行动。

7月7日凌晨，人民委员会发布通告，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叛乱是进行“疯狂而无耻的冒险”。通告还告诉人民，“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志来到左派社会革命党部队的驻地时，他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背信弃义地逮捕了。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拉任斯和斯米道维奇同志。”^⑧

平叛战斗一开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们就扔下

军装、换上便衣逃跑。到7日上午10时左右，叛乱的部队已乱成一团，四处逃窜。苏维埃政府命令红军部队严守各交通路口，缉捕逃跑的叛乱分子。捷尔任斯基把原来被裹胁、此时转向同情苏维埃政府的水兵组织起来，转移到另一处地方，配合红军，很快就肃清了这次叛乱。在莫斯科的某车站，俘获了这次叛乱的首领之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山德罗维奇，他已经剃光胡须、换了便装，结果还是被逮住。当天，他被枪决。波波夫漏网。他跑到乌克兰，投入马赫诺匪帮，不久也被红军击毙。平叛的战斗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捷尔任斯基讽刺地称之为“公鸡暴动”。至此，“三仙巷事件”全部结束了，真相也逐步弄清楚了。策动和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叛乱的首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普罗什扬和卡汝林；直接指挥叛乱武装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肃反委员会武装部队负责人波波夫和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叛乱武装部队的基本队伍是肃反委员会所属的武装部队，阴谋分子是顶着肃反委员会的招牌，早就在招兵买马了；暗中支持这次叛乱的，当然有某些外国的外交使团。这次叛乱事件和布哈林毫无关系。

1938年3月苏联政府对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以“叛国罪”进行了公开审判。《起诉书》说：“左翼社会革命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进行暗杀梅白赫（即米尔巴赫）与七月暴动，左翼共产党（即左派共产主义者）完全知道此事。”^⑨ 193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右派与托派同盟”叛国案的判决书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乃于1918年7月，因布哈林之建议，在莫斯科举行叛变，企图颠覆苏联政府^⑩。”本文前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那段话，以此为依据，无中生

有地断定了布哈林在“三仙巷事件”中的作用。

但是，苏联政府公布的起诉书以及《检察官的论告》、判决书等材料，其中关于布哈林策划七月暴动的结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起诉书》指控布哈林阴谋杀害苏联领袖，只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克汝林的一句口供：“布哈林建议不仅拘捕苏维埃要人，并须杀害之，首先须杀害者为列列与斯大林。”据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布哈林是热爱列宁的，经常为列宁的安全操心。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的当天），从彼得堡给列宁传来消息说，早晨10点钟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被刺杀了。“当天晚上，列宁应莫斯科委员会的请求，预定去巴斯曼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演讲。这天，布哈林在我们家吃午饭。在吃饭时，他竭力劝说伊里奇不要去演讲。伊里奇一笑置之。后来为了不再谈起这个问题，他就说他或许不去了。”^⑩因此，说布哈林派“在1918年夏恶毒地向列宁开枪，使列宁受伤”^⑪，也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说布哈林策划七月暴动，也是根据克汝林的一句口供而已^⑫。“大叛国案”的国家公诉人、总检察官维辛斯基在《检察官的论告》中是这样论证布哈林和“三仙巷事件”的关系的：他说“1933年（对）英工程师桑郭麦克唐纳等（的）审判，发现（他们）系特务机关之间谍。此非特务机关阴谋之证据乎？”^⑬最有名的“实业党”案，又非彼等阴谋之证据乎？从苏联所公布的起诉书或者论告来看，都没有举出一条确凿的事实，来证明布哈林策划“三仙巷事件”。

此外，公开审讯的过程也不能确定布哈林策划“三仙巷事件”。公开审讯不过是苏联的司法机关精心安排的从政治上和肉体上谋杀布哈林的法律程序而已。

1929年11月，布哈林因反对大轰大嗡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被加上“右倾投降主义者”、“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罪名，先后被撤销《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务，并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过，他仍然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并调任《消息报》主编。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以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令人谈虎色变的肃反扩大化运动。早已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和“富农在党内代理人”的布哈林，在这场持续四年的运动中，自然逃脱不了厄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1937年，发现了属于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的一群恶棍的新材料。”^⑯这指的是1937年1月24日，拉狄克在法庭上供出和布哈林有联系。拉狄克在受审时说：“我问他（布哈林）：‘你们已在进行暗杀行为吗？’他答道：‘是的’。我问他由谁领导暗杀工作。他指出乌格兰诺夫和他自己。”^⑰拉狄克的口供决定了布哈林的命运。从此，报纸几乎天天刊载称布哈林为“人民的敌人”的报道。“李可夫想自杀，但是被他的家人劝阻了，因为这样会被当作畏罪。”“布哈林则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住所里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诬蔑。”^⑱尽管他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为他自己的政治历史申辩，1937年2月底，他还是被关进了监牢。拉狄克在以后的审讯中宣称：“整个审判依据两个人的供词——他自己的和皮达可夫的。”他嘲弄地问维辛斯基说，“如果他们是强盗与间谍，那么他们的供词怎能作为证据呢？”他继续问维辛斯基：“你信任供词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么？”^⑲

关于这次公开审讯，美国职业外交家、曾任驻苏大使的波伦回忆说：1938年3月公开审讯时，布哈林的同案人之一、前副外交人民委员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突然宣布他的口供是假的，是在威胁和讹诈下编造的，这使整个法庭为之愕然。”^⑩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一口咬定克列斯京斯基已经在口供上签字，并且质问他说，如果原先签过字的口供可以不足为凭，他的翻供又怎能叫人相信呢。”^⑪这样，公开审讯只好中断。等到第二次开庭时，“克列斯京斯基要求法官准许他发表一个自愿声明。他说，他无法解释上一天他突然精神错乱的原因，他错误地推翻供词也许是因为发觉自己坐在犯有一系列叛国叛党严重罪行的被告席上而感到震惊的缘故。他再度承认了罪行。”^⑫至于布哈林，则根本否认他和“三仙巷事件”有什么牵连。他坚持说，他从未参与谋杀和分裂之类的活动。他质问维辛斯基，除了口供之外，你还能拿出什么证据？维辛斯基只好声称：控告所有的罪行无需证据^⑬。苏联政府举行公开审讯的原意是想向全世界公开被告的犯罪事实和苏联法律程序的严密，结果却适得其反。关于这次公开审讯，波伦评论说：“审讯的过程逐字逐句都公布了，你却无法断定孰真孰假。永远不可能断定某个声明或某个事件纯粹是捏造的，还是同背后的事实在几分近似之处。总的来说，我认为那些策划和从事审讯的人在每个案件中都试图从某件真事着手，然后将它渲染扩大到面目全非的程度，以构成被告的罪状。”^⑭可见苏联政府当时所公布的“大叛国案”审讯材料，从形式上看来，它可以算作是原始的可靠的材料；可是从实质上看，它却是经不起分析和推敲的材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根据公开审讯材料，断定“三仙

巷事件”是布哈林派发动的。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一起诉书、论告及判决书等所列举的材料，原来并不是事实。

布哈林是在1906年（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参加革命以后，布哈林有他自己的弱点，也犯过很多错误，为此，列宁曾多次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但是列宁对布哈林的错误的批判从来不涉及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列宁把这类批判当作与一位在布尔什维主义基本立场上与他有同样见解的革命者的争论。无论是在“三仙巷事件”前，或者“三仙巷事件”后，列宁对布哈林的器重和信任，始终如一。1917年12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加强《真理报》工作的问题。这次会议指出：“最优秀的人力都用到全国性的工作中去了，党的工作大受影响，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党的机关报中，它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写不出说明各项法令的文章，等等”^{②2}。为了加强《真理报》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布哈林、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等三人组成编委会，由布哈林任主编。会上，布哈林要求解除他在经济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以便专做《真理报》的工作。但是列宁没有同意。列宁是这样说的：“经济委员会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因此需要象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②3}。

1922年12月，列宁自付健康状况恶化，24日，列宁口授了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家的核心领导人，逐一作了中肯而深刻的评论，其中，对布哈林是这样说的：列宁称布哈林为“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